

载歌载舞盗御马

——京剧《连环套·盗御马》唱词赏析

夏史

窦尔墩：（二黄散板）乔装改扮下山岗，山洼一带扎营房。我趁着月光，大胆地前闯，盗不回御马我难回山岗。

来至在山洼内用目观望，寻不着御马圈今在何方？耳边厢猛听得梆儿响亮，要成功跟随着他闪躲在一旁。

御营中是禁地某休要乱闯，又只见看马的人睡卧两旁。我这里用熏香暗暗地点上，熏倒了看马的人料也无妨。

千里驹休得要踢跳喧嚷，胆大的小更夫敢来逞强！你二人今在某刀下命丧，自有那黄三太与你们抵偿。

御马到手精神爽，金鞍玉辔黄丝缰。左右镶衬赤金镫，项下的提胸对成双，认镫拔鞍把马上，洋洋得意我转回山岗。

绿林好汉窦尔墩秉性刚直豪爽，十多年前因与镖客黄三太比武，被黄用暗器打伤左臂，心中耿耿。他在连环套聚义，听得太尉梁九公去口外行围，携有清帝所赐的御马，乃夤夜下山，暗闯御营，盗取御马，并留下黄三太名姓，嫁祸于黄以报前仇。《盗御马》作为《连环套》剧中的一折，主要便是表现窦尔墩下山之后，闯入御营，盗得御马的全部情节。

驻扎在山洼内的御营必然戒备森严，而对钦赐御马的看守，自更防范严密，窦尔墩只身深入御营，必然险象环生，再加上马是刚烈的动物，遇生人来盗，必然会嘶叫蹬跳，这就越发增加了其困难和艰危。要将御营的形势、窦尔墩的机智勇敢，以及其冲破种种障碍，终于盗马得手的情节表现出来，实在是很不易的，然而，前辈艺人熟谙京剧虚拟性、程式化、写意型的美学特性和民族戏曲载歌载舞、“以歌舞演故事”的艺术特征，为我们创造了精美生动的成功之作。《盗御马》的唱词正好为其载歌载舞的表演，提供了很好的依托。

唱词不用剧作者的视角，而是以人物（窦尔墩）的视角随着事件推进，表述了他的所见所思所为。唱词看似平淡，却真切地刻画出人物的内心活动，并充分尊重观众的想象力。“乔装改扮下山岗，山洼一带扎营房，我趁着月光大胆地前闯，盗不回御马我难回山岗。”随着演员的又唱又做，观众不但感受到窦尔墩蹑足潜踪，闯入山洼，也同时想象到黑夜里密密匝匝、戒备森严的营房。盖叫天说过，

“景全在演员身上”，御营的场景，这时也全体现于演员的演唱表演之中。

“来至在山洼内用目观望，寻不着御马圈今在何方？”“御营中是禁地某休要乱闯”表现的不仅是人物的思想，更有他的心理活动，也使人想象到他的处境。只身逡巡探寻于茫茫夜色中，密集的御营内，心情自然是喋息不安的。听到了梆声，尾随着更夫，才找到了御马的马厩，又正显出这个久经江湖好汉的机智和历练。他用迷魂香薰倒御马看守人的动作、盗马时马匹的嘶跳，唱词并不是用的客观的叙述，而一直结合着人物心情的吐露。“熏倒了看马的人料也无妨”，带有着人物的自我安慰。“千里驹休得要踢跳喧嚷”，是多少有点悚惕地对马匹的劝抚。即使后面，“胆大的小更夫敢来逞强！你二人今在某刀下命丧，自有那黄三太与你们抵偿”，表达的也还是他当时的心声。杀更夫是出于无奈，并非自己所愿，盗御马实是为了报复与黄三太的宿仇啊。

正是这样的唱词，加上演员载歌载舞的表演，使观众了解了他盗马的整个过程，同时，更使观众欣赏到了他们所期望欣赏到的演员塑造人物的表演艺术。

御马到手了，窦尔墩心中欢喜，精神爽快。要表现人物喜不自胜的心情，唱词却先描摹他眼前御马那与众不同的装备，这正是我们传统文艺常用的由物生情、以物写情的手法。唱词使观众从角色（窦尔墩）口中，也是其眼前所见的华贵富丽的马的装备（鞍、缰、镫等）联想到千里马的强悍壮健和珍贵。正是唱词作者运用了人们审美过程中发挥的想象和联想，使观众深切感知了作为剧中关键事物的宝马形象，从而进一步感受到了盗马得手的窦尔墩心理上的欢快和得意。

过去，著名花脸演员金少山、侯喜瑞、裘盛戎、袁世海等均擅演《盗御马》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看裘盛戎演出此剧，时裘正值盛年，唱做俱佳，至今留下美好的印象。演员一人，便能给观众以强烈的感染和优美的艺术享受，这难道不值得热衷于大制作的人们深思吗？